

胡寧

评论集

胡风评论集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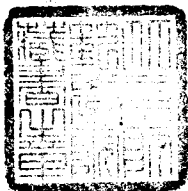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59335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959335

编辑说明

这部《胡风评论集》是根据胡风同志解放前所著的八本文艺批评论文集汇编而成的，分编为上、中、下三册。

上册收入《文艺笔谈》、《文学与生活》、《密云期风习小纪》，中册收入《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即《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里》，下册收入《逆流的日子》、《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

汇编时，除改正个别错漏、增补几篇佚文外，其他均照原样付排。

DD02-9

目 录

第一集 文艺笔谈(1934—1935)

序	3
林语堂论	5
张天翼论	26
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	55
由反对文言文到建设大众语	58
“白话”和“大众语”的界限	61
怎样前进一步	64
论速写	67
关于创作经验	70
关于儿童文学	74
“葛理斯的时代”问题	77
关于文学遗产	83
抓住和尚之前	88
略谈“小品文”与“漫画”	92
什么是“典型”和“类型”	96
自然·天才·艺术	100

关于“文学遗产”问题的补释 110

五四时代底一面影 114

《新客》及其他 128

《蜈蚣船》 139

《南国之夜》 149

《七年忌》 164

堂吉诃德底解放 179

《大地》里的中国 184

翻译工作与《译文》 197

《表》与儿童文学 213

为初执笔者的创作谈 220

从《田园交响乐》看纪德 232

秋田雨雀印象记 238

理想主义者时代底回忆 248

第三次排字后记 257

第二集 文学与生活(1936)

小引 265

第一章 文艺是从生活产生出来的 266

第二章 文艺是反映生活的 275

第三章 文艺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 297

第四章 创作之路 307

第五章 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	319
---------------------	-----

第三集 密云期风习小纪(1935—1938)

序	327
---------	-----

M·高尔基断片	330
---------------	-----

悲痛的告别	335
-------------	-----

现实主义底一“修正”	341
------------------	-----

典型论底混乱	353
--------------	-----

文学修业底一个基本形态	368
-------------------	-----

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374
--------------------	-----

演剧运动短话	377
--------------	-----

文艺界底风习一景	380
----------------	-----

漫谈个人主义	385
--------------	-----

自然主义倾向底一理解	388
------------------	-----

略论文学无门	391
--------------	-----

《生死场》后记	396
---------------	-----

耶林	399
----------	-----

田间底诗	405
------------	-----

生人底气息	409
-------------	-----

吹芦笛的诗人	416
--------------	-----

新波底木刻	423
-------------	-----

《死魂灵》与果戈理	425
人类前史底谑画——《企鹅岛》	433
思想活动底民主性问题	441
关于两种论调	446
反“沙漠化”的愿望	448

第 一 集

文 艺 笔 谈

(1934—1935)

序

回想起来，从少年之日最初接触新文艺书籍的时候算到现在，已经十有余年了。我不能忘记文艺作品使我懂得了在人生底凡俗和冷酷里面还有感激，当完全被绝望封住，觉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常常给我力量的那一些情景。

然而，象在附录《理想主义者时代底回忆》里所说的，直到一九三一年遇到了几个给我以启蒙的艺术理论教育的友人以前，我和文艺的交涉差不多只是限于满足自我的欲求，在文艺世界里发现自己，提高自己。那表现之一是我非常地鄙视“文艺批评”。在他人底心血结晶上面指手画脚，说好说坏，我以为那是最没有出息的事情。

几年以来，我陆续地写了一些被叫做“批评”的文章，现在且有了把去年发表的几乎全部，加上从前年发表的里面选出的几个短篇集印成书的机会。这，由六七年前的我看来，不能不说是意外了。

如果说文艺创作为的是追求人生，在现实的人生大海里发现所憎所爱，由这创造出能够照明人类前途的艺术的天地，那么，文艺批评也当然为的是追求人生，它在文艺作品底世界和现实人生底世界中间跋涉，探寻，从实际的生活来理解具体的作品，解明一个作家，一篇作品，或一种文艺现象对于现世的人生斗争所能给与的意义。我曾说过，没有了人生就没有文艺，离开

了服务人生，文艺就没有存在价值，同样地可以说，没有了人生就没有文艺批评，离开了服务人生，文艺批评底存在价值也就失去了。我自己，因为学力和才能底贫弱，力不从心，也许没有走近这个目的的一尺一寸，然而，健全的文艺批评却是要随着现实生活底发展和创作活动底发展而存在，而成长的。因为这，我始终不相信文艺批评是“捧”和“骂”底别名；因为这，一年多以来我沉默地踢开了那些无耻之徒对于我个人的造谣，侮蔑；也因为这，我敢于把这本书送到保证了新文学底胜利前途的敬爱的读者诸君和友人们面前。

新的文艺批评至少该有了八九年的传统罢，然而惭愧得很，对于那我毫不熟悉。譬如探幽，我没有望着前人底足迹；譬如治林，我用的是手制的原始的石斧。为了说明这也是得不到象样的成绩的一个原因，为了说明或者我没有如愿地砍掉毒草，反而误伤了好花，曾经想出了“石斧书”的题名，后来因为恐怕被人误会作我以开辟者自命，涂掉了。原来这拙劣的石斧底制造和用法，也是借助了他人底智慧的。

在开始写这种文章以前，在生活上和对于文艺的理解上，我享受了一些友人底互相督促，互相讨论，互相批判，他们帮助我开始这样地认识了艺术，也就是这样地认识了人生，但这些文章底写成却在他们的大多数在我的生活里不见了以后。这样的书虽然不足以纪念他们，但有时偶然浮上的怀念使我觉得好象这也是向着他们的谈心。题作“笔谈”，也还寄有这么一点微意。

胡 风

一九三六年，三月三十日之夜，记于上海。

林语堂论

——对于他的发展的一个眺望

一个视角

忘记是什么时候了，大概是一年以前罢，我偶然看到了一本《论语》。那里面有一封仰卧在草地上架起脚来读《论语》的大学生寄来的信，写着他对于《论语》的意见。编者对于他的回答是，来信所陈，无一是处，唯读《论语》之姿势可取（大意）。这个回答是非常“幽默”的，从这里可以依稀地想象到这个刊物所要得到的是怎样的读者。然而，象这一类的资料在《论语》里面一定不少罢，《论语文选》底正文前面就有题为《反对论语者之溃灭》的由六幅合成的连环图画：

一、一桌麻将牌“三人差一”，所差的一位正坐在旁边的沙发上哈哈大笑地读着《论语》；

二、三人之一的西装青年起身去看了；

三、摩登女子也起身去看了，只剩下戴瓜皮小帽的胖子抱头着急；

四、胖子站起来走拢去；

五、胖子也站在那后面看；

六、一同哈哈大笑。

但实际上《论语》底反对者并不是完全“溃灭”了的。除了那

些打通电的“文学家”们以外，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极端的例子来。不久以前，在一个比较开明的报纸上登载了一篇涉及《论语》及其“姊妹刊物”《人间世》的文章；作者提到有一个叫做山内地方底住民，因为隔水太远，只吃得到咸鱼，由这就养成了爱吃咸鱼肚的习惯；鱼肚是最臭的东西，但那地方的人却觉得愈臭的鱼肚就愈好，《论语》、《人间世》底读者，不过是爱吃咸鱼肚的山内人罢了。

当然，这都是极端的例子，但《论语》及其姊妹刊物《人间世》广泛地走进了读者社会，同时也引起了各种不同的批判，却是事实。而这些批判又常常是集中在这两个刊物底创办者兼主编者林语堂氏底身上。为什么成了这样的呢？这是因为这两个刊物底存在与成长和林氏在学术界底经历与地位有不可分的关系的缘故；这是因为《论语》底“幽默”和《人间世》底“小品文”都是在林氏底独特的解释之下被提倡被随和了的，都是沿着林氏底解释而发展的缘故。

所以，当我们研究林语堂氏底业绩的时候，是不能不牵涉到《论语》和《人间世》底影响底评价的。因为我们在这里所要究明的主题(theme)并不是他在言语学上音韵学上的成就，在那里面也许找得出来他对于中国学术的有用的贡献，也不是他在外国语文教学方面所树立的功绩，而是想说明，作为一个进步的文化人，他的“处世”态度底变迁表现了什么意义，他的文化批评和文学见解，客观上应该得到怎样的评价。

……其景况适为风雨之夕，好友几人，密室闲谈，全无道学气味，而所谈未尝不涉及天地间至理，全带油腔滑调，然亦未尝不嬉笑怒骂，而斤斤以陶情笑谑为戒也。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是吾辈

纵谈之范围与态度也。吾集天下纵谈之友于一室，半月一次，使天下窃闻我之纵谈，是办《论语》之意义也。（《与陶亢德书》，《我的话》四二页）

他的黄金时代

在这里，让我们和林氏一起回忆一下他的“浮躁凌厉”的时代罢。

一九二八年出版的《剪拂集》多少是反映了林氏个人底那个时代的，在《序》里，他用了不胜今昔之感的笔调叙述了他的回忆：

……我惟感慨一些我既往的热烈及少不更事的勇气，显然与眼前的沉寂与由两年来所长进见识得来的冲淡的心境相反衬，益发看见我自己目前的麻木与顽梗。这自然有种种的原因。一是自己年龄的不是，只能怪时间与自己。一是环境使然，在这……天下确已太平之时，难免要使人感觉太平人的寂寞与悲哀。

在这太平的寂寞中，回想到两年前“革命政府”时代的北京，真使我们追忆往日青年勇气的壮毅及与政府演出惨剧的热闹。天安门前的大会，五光十色旗帜的飘扬，眉宇扬扬的男女学生面目，西长安街揭竿抛瓦的巷战，哈德门大街赤足冒雨的游行，这是何等悲壮！国务院前啾剥的枪声，东西牌楼沿途的血迹，各医院的奔走异尸，北大第三院的追悼会，这是何等激昂！……在当日，却老老实实不知堕了多少青年的眼泪，激动多少青年的热血，使青年开过几次的追悼会，做过几对挽联，及拟过多少纪念碑的计划。

不用说，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的阶段。虽然是在一定的限度下面，但无疑地林氏是站在那个阶段的大潮中间的。从这薄薄的一本《剪拂集》里面，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描写当时的他底

“战斗的”姿态。

第一是对于投身在北京政府下面的学者的斗争。当时的北京学术界，显然地分成了两大营垒，一部分凭借了现有的势力，一部分却和南方革命怒潮中的民主势力相呼应。林氏底态度主要地是被后面这个阵营底战略所决定的。

……现在的学者最要紧的是他们的面孔，倘是他们自三层楼滚到楼底下，翻起来时，头一样想到的是拿起手镜照一照看他的假胡须还在乎？金牙齿没掉乎？雪花膏未涂污乎？至于骨头折断与否，似在其次。

学者只知道尊严，因为要尊严，所以有时骨头不能不折断，而不自知，且自告人曰，我固完肤也，呜呼学者！呜呼所谓学者！

因为真理有时要与学者的脸孔冲突，不敢为真理而忘记其面孔者则终必为脸孔而忘记真理，于是乎学者之骨头折断矣。骨头既断，无以自立，于是“架子”，木脚，木腿来了。就是一副银腿银脚也要觉得讨厌，何况还是木头做的呢？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极好的话。论真理与上帝孰重，他说以上帝为重于真理者，继必以教会为重于上帝，其结果必以其特别教门为重于教会，而结果必以自身为重于特别教门。（《祝土匪》，《剪拂集》二——三页）

这种学者，“一方面讲革命，一方面正在与旧势力妥协”（《剪拂集》九六页），“今日为帝国主义作宣传者乃知识阶级自身之一部分人物，而且大多数是比较新派的人物，即所谓出过洋，念过洋文的人”（同上，一二一页）。他把这些叫做“文妖”，要发动一个“打狗运动”，把他们“肃清一下”。

第二是主张欧化，反对国粹主义。投身于现成势力的学者们，在思想上当然是当时以《甲寅》为首的复古势力底支持者。林氏曾提出“足以针砭吾民族昏愤，卑怯，颓丧，傲惰之痼疽”的六

个条件：

一、非中庸(即反对“永不生气”也)。

二、非乐天知命(即反对“让你吃主义”也)。

三、不让主义(此与上实同。中国人毛病在于什么都让，只要能够觉得忍不了，禁不住，不必讨求方法而方法自来。法兰西之革命未尝有何方法，直感觉忍不住，各人拿刀棍锄耙冲打出去而已，未尝厉兵秣马以为之也)。

四、不悲观。

五、不怕洋习气。求仙，学佛，静坐，扶乩，拜菩萨，拜孔丘之国粹当然非吾所应有，然磕头，打千，除眼镜，送讣闻，亦当在摒弃之列，最好还是大家穿中山式之洋服。

六、必谈政治。所谓政治者，非王五、赵六忽而喝白乾忽而揪辫子之政治，乃真正政治也。新月社的同人发起此社时有一条规则，谓在社里什么都可来(剃头，洗浴，喝啤酒)，只不许打牌与谈政治，此亦一怪现象也。

第三是所谓“性之改造”。对于有“少不更事的勇气”的林氏，当时阴沉的北方社会情势是不能够使他满足的。他把这原因归在中国人底“性癖”上面。

……中国人今日之病固在思想，而尤在性癖，革一人之思想比较容易，欲使一惰性之人变为急性则殊不容易。中国今日何尝无思想，无主义，特此所谓主义，纸上之主义，此所谓思想，亦纸上之思想而已。求一为思想主义而性急，为高尚理想而狂热而丧心病狂之人，求一轰轰烈烈非贯彻其主义不可，视其主义犹视其自身生命之人则不可得……(《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剪拂集》一六——一七页)

因而他主张骂人的必要，“……愈有锐敏思想的人，他以为该骂

的对象愈多，有感到骂人的神感的人，自然也同时感到骂人的神圣。”（《论语丝文体》，《剪拂集》七七页）

第四是对于民众底力量的肯定。由“五卅”所掀起的广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对于那运动底中心动力，绅士阶级不肯也不能给以估价。和他们底代言人之一的丁在君相对，林氏是站在“民众”方面的。

……若是不明白这回运动的真正意义的人，若丁先生与其同辈，不明白这回运动的中心应在国民群众而不应在官僚与绅士，就跟他讲的焦唇烂舌，也是无用。我辈所希望者在民众，丁先生所期望者在外交官僚，两方面的意见相差太远，所谓融和意见，我敢谓是决难办到的事。（《丁在君的高调》，《剪拂集》二〇页）

第五是……

以上的引用和说明，并不是以为这些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进步的阵营底特色，也不是因为在思想斗争过程中有了什么大的影响，而是因为，在林氏个人底经历上，那是一个发芽吐叶的时期，沾到了时代雨露底润泽，吸收了社会生活底营养。没有那个时期，林氏底经历也许取了比较更不同的面貌，尤其重要的是，没有那个时期，现在的林氏就不会有自信对于办《论语》、《人间世》和提倡语录体的他自己还保持着那样高的“进步的”评价。

然而，在那样“热闹”“悲壮”时期的两三年之后，林氏却只剩下“冲淡的心境”，“麻木与顽梗”。对于那些斗争底踪迹，觉得“只是一些不合时宜的隔日黄花”，至多不过以为“往日的悲哀与血泪，在今日看来都带有一点渺远可爱的意味”，是可以“引起往日郊游感兴的好纪念品”罢了。这些“反语”底意味很浓厚的自